

開卷語

鞭鼓生

目錄

。識依不智依、四 。語依不義依、三 。經義了不依不 經義了依、二 。人依不法依，一 ；法依四



- 三六五 破窗效應
- 三六六 以不貪為寶
- 三六七 好嘴花
- 三六八 裝作很幸福
- 三六九 檢束身心
- 三七〇 風骨
- 三七一 叢林以無事為興盛
- 三七二 道義無價
- 三七三 五百元的測試
- 三七四 生命的盡頭
- 三七五 成熟
- 三七六 野草啊
- 三七七 水多不飲
- 三七八 拿著「憶佛」當飯吃
- 三七九 召喚
- 三八〇 君子鳥
- 三八一 偽字當道
- 三八二 天地的傷口
- 三八三 提持有道
- 三八四 義和義和停爾鞭



破窗效應

網路上傳著「破窗效應」的小文，它是心理學家與犯罪學家觀察研究出來的：就是說，一棟建築物如果窗戶破了，沒有人及時去修補，隔不久，別人就能受到某些暗示性的縱容去打爛更多的窗戶玻璃，於是其他的窗戶也會莫名其妙地被人打破；久而久之，這些破窗戶就給人造成一種無序的感覺。一面牆，如果出現一些塗鴉沒有清洗掉，很快地，牆上就佈滿了亂七八糟，不堪入目的東西。結果在這種公眾麻木不仁的氛圍中，犯罪就會滋生、繁衍。

一個很乾淨的地方，人會不好意思丟垃圾，可是一旦地上有垃圾出現，人就會毫不猶豫地隨意亂拋，絲毫不覺羞愧。這真是很奇怪的現象。心理學家研究的就是這個「引爆點」，地上究竟要有多髒？人們才會覺得反正這麼髒，再髒一點也無所謂。情況究竟要壞到什麼程度？人們才會自暴自棄，讓它一爛到底。所以看似極微小的事情，卻有可能造成集體內部的分崩離析，一定要防微杜漸，否則，將悔之晚矣！

這樣的效應，看來很驚悚，因為負面的行爲，竟然可以像傳染病一樣，牽動人的犯錯意念，讓人一窩蜂地往下沉淪。清朝曾國藩先生曾說：「風俗之厚薄奚自乎？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矣！」曾先生認爲，只要有一二位賢且智的人，以道自持，登高呼籲，蔚成風俗，如此就能造成深遠的影響。相同地，負面的破窗效應，也是起自於一二人的破壞行爲。

反觀在修行上，我們更應小心謹慎「毋以惡小而爲之」，身口意皆然。如：口出綺語，貪小便宜，或任意耍脾氣。久而久之，這些負面的行爲就會變成個人的形象與習氣。等到警覺時，想改也改不掉，就好像河堤，一個小小的缺口沒有及時修補，就會潰堤，造成無法彌補的損失。修行人不同於一般凡夫俗子，是要斷惡修善的，雖說身處污泥，比較有免疫力，但是「初發心凡夫菩薩，行淺根弱，縱發心猛烈，然五濁惡世，百苦相纏，一觸染累，便尺進丈退，猶如魚子難長，菴羅少熟一般，甚難成就」。這「尺進丈退」的道理，我們要謹記在心，時時引以爲戒啊！



不以貪為寶

春秋戰國時，有位宋國人，得到一塊非常珍貴的寶玉，他小心翼翼地拿去獻給當時的宰相子罕。可是子罕不接受，於是獻玉人問子罕說：

「我拿這塊玉到珠寶店問過了，店中老闆說它是上好的寶玉，所以我要將它獻給您，您為何不接受呢？」

子罕回答道：「我以不貪為寶，您以玉為寶。您以玉相贈，我如果接受了，那麼您就失掉了寶。我雖然不接受寶玉，然而自然有寶，您還是應該把寶玉留著。」

子罕非孔子的弟子，在宋國當宰相，賢名遠播，深得民心。正是所謂「有德者得民心，有道者受人欽」。

宋朝時，也有人問岳飛：「什麼時候纔能天下太平呢？」

岳飛回答道：「文官不愛錢，武將不惜死，那時天下自然太平了。」

岳飛是不怕死的武將，偏偏朝中有位貪婪的秦檜當宰相，文官可以「莫須有」的罪名把武將岳飛及子岳雲、婿張憲等三人無罪暗害。當岳飛被逼在供狀上畫押時，一生光明磊落的岳將軍，只在供狀上寫下八個字：「天日昭昭，天日昭昭！」隨即服毒酒身亡，當時年僅三十九歲。而宋朝也就從此走向衰亡。心如日月昭昭的岳飛，留下千古的英名，而貪婪的秦檜至今還留在西湖畔受後人的辱罵。

古人說：「貪者近貧」，貪貧兩字，字形相近，並且互為因果。一般人處心積慮，貪人錢財，往往僥倖所得，卻因失德而破財貧家就在不遠處等著。若身居要位，眾目所視，眾指所指，更是岌岌可危矣。而「貪」還是三毒之一，一個人如果貪「財、色、名、食、睡」就等於在地獄紮了五條根，未來果報，無窮無盡，所以不論當官或平民百姓，均當引以為戒。「以不貪為寶」更是淨化人心的瑰言麗行。



好嘴花

常有人感慨現今社會人情愈來愈薄弱——同住在一棟公寓裡，彼此遇到了，都很少打招呼，有的甚至將臉撇過一邊，假裝沒看到。記得小時候，長輩常叮嚀小輩要「好嘴花」。意思是遇到長輩或左鄰右舍要主動打招呼，眼睛還得看著對方，誠懇懇地向大伯叔嬸問好。

一位有禮貌的小孩，總是受人歡迎與喜愛。而不會打招呼的大人，則被視為沒禮貌沒教養。有人會辯解：「因為我從小害羞內向，所以不習慣跟人打招呼。」心理學家則說，沒有人小時候是不害羞的，每個人面對陌生的人和環境都會感到手足無措。而成長就是要克服害羞，一旦能夠坦然面對人群與新環境，並且含容了這一切，就表示心智成熟了，真正長大了。

我們生活在一個群居的環境裡，如何處人群中，而能自尊尊人，不卑不亢呢？這就要靠：「省察與練習」。古人說：「活到老，學到老。」學的起步在省察，辨明了何者該做？何者不該？何時，何地，何人該用什麼心態？什麼禮節？然後勤加練習，練熟了好像是天生的一般，這叫「習以性成」。看過教禮儀的指導老師，舉手投足，優雅大方，講話從容不迫，站有站相，坐有坐相，儀態自然得體，讓人感到非常舒服，這都是心中有標準，認知正確又經常練習養成的。

佛家的戒律儀軌，就得更縝密精嚴了，除了在日用平常，立身行己處，事事依教奉行，注重威儀外，更要在自己心地隱微處，痛自檢束。所謂「三千威儀，八萬細行」豈只是外在的威儀行持？它是從心地的戒體起步，外顯到身口上的啊！

談到「好嘴花」，淺著看是主動向人「問好」的臺灣俗語。往深處看，絕非終日聒聒課課，喋喋不休。而是修辭立誠，本著不妄語，不兩舌，不綺語，不惡口的基本原則，時時關照到要利樂對方。《華嚴經·淨行品》一百四十一願，看似生活細節，卻也處處「當願眾生」如何如何，菩薩存心，原來如此。【更正】366期（以不貪為寶）第七行，子罕非孔子弟子。



裝作很幸福

王太太的兒子，信了基督教，結婚也以基督教儀式舉行。弄得信佛教的王太太心情十分低落與鬱卒。我安慰她說：「只要孩子他覺得幸福，我們就『裝作很幸福』。能夠『裝作很幸福』也是一種幸福。至於他傷了父母心的部分，就讓他爲人父母時，再去體會吧！」

俗話說：「養兒方知父母恩。」年輕人閱歷少，心中往往只有自己，在這當兒，哪一位會想到父母親？或考慮到長輩親人的感受呢？非得等到養兒育女後，從襁褓時的移乾就溼，到一路勞心勞力地拉拔長大。經歷了擔驚受怕，經歷了牽腸掛肚，這才回過神來，原來父母就是這麼把自己養大的。這才知道父母永遠是輸家，這才明白昔日怕父母嘮叨說教，一心想遠走高飛，或因追求個人理想，蹉跎行孝的及時，是多麼的荒謬！到那時，覺悟是真的了。到那時，說不定回頭來認同父母曾經的期待了。那麼裝作很幸福，就變成真正很幸福了。因爲這當中，給予兒女換取「覺悟」的時間，也給自己學會「放下」的機會。

我們學佛，都知道「生死事大」，都知道縱然「桂子蘭孫」滿室生香，最後也不得不放下。世間恩愛夫妻，乖巧兒女都是裹纏生死的軟冤家，最爲難出離。截流大師說：「生死根本，則唯貪愛，能漂溺行人，障往生法。是故先佛經中，處處訶責。但情愛一分疏淡，則淨業一分成熟，于生死岸頭，庶得解脫也，居士其勉之哉！」勉之哉呀！且把眼前的椎心之痛，當作割捨情愛軟魔的利刃吧！出離的幸福，倒真是弄假成真了。



檢束身心

印祖云：「人之常情，縱恣則易，攝束則難。教以持齋念佛，便覺口頭失美味。身心常辛勤，魔子則曰：『只要心好，何必持齋？汝本是佛，何須更念他佛？』」以此洽合自己懶惰懈怠，不願攝束，任意放縱之機。」

善根深厚的老修行人，「持齋念佛」早就視為理所當然。很多非佛教徒，也都吃自然飲食的健康素。尤其現今的素菜，菜色齊、變化多，無營養不良之慮。早已不似四、五十年前，物質匱乏，持齋就是吃「苦菜」，三餐要以醬菜配飯過日的狀況了。如果佛教徒在這麼豐厚的飲食條件下，還無法就素捨葷，那就是放縱口慾，檢束不了身心，是障深慧淺，要在佛前投誠懺悔了。

談到修行，「吃素」算是最容易達到的目標。真正要與宿世累劫的惡習氣折衝、拉扯，那才是最大的考驗。而「懶惰懈怠」，不論世間法或出世法，只要與之沾上邊，注定一事無成。《菩薩本行經》上云：「夫懈怠者，眾行之累，居家懈怠者，則衣食不供，產業不舉。出家懈怠，則不能出離生死之苦。」佛家稱「懈怠」是賊，因為它賊害「道心」。故云：「一切諸賊中，無過懈怠賊。」

如果要甘於沉淪生死，那就無話可說。若想出脫，就得加把勁。街頭上，很多衣著髒亂，目光無神，隨地坐臥與大小便溺的流浪漢，他們自絕於社會，無力檢束身心，只好得過且過，像遊魂一般漫無目標地苟活人間。人，一旦心力懶惰懈怠，最終也只會像流浪漢一樣，任憑業力牽引，漂溺於生死苦海中。

誰願意當流浪漢！當然要奮起遠離惡法。雖然業力難以掙脫，但是心力、佛力更不可思議，只要發肯心，勇悍精進，自然有一番新氣象。而「持齋念佛」則是橫超生死的捷徑。是不分貧富貴賤、聰明魯鈍，都可因之衝出塵網，是修行法門的「徑中徑」。「不用三祇修福慧，但將六字出乾坤」何等便宜！聰明的您，今生不修，更待何生？



骨風

雪公說：「鳥爲食亡，人爲財死。人要錢就死得快，古時作大皇帝的，不到一百年就抄家滅族。」又說：「咱一舉一動，要小心謹慎。一切禍福，都是自己造，自作自受。」

古人也說：「君子愛財，取之有道。」在這經濟掛帥，人人渴想一夜致富的年代裡，智慧的言語，猶如警鐘一般，敲響在天地間。「人要錢就死得快」，錢財是物慾的代表。人，一旦滿腦子都是財利，私心慢慢盤據心頭，漸漸地看不到是非公理，也輕忽了人情道義。這樣經營人生，當然只有走向死胡同，以敗亡作爲收場。有名位、財勢的人行徑如此，一樣地，終將失去名位與財勢。

佛家說：「財色名食睡，地獄五條根。」權力使人腐化，有名有財，酒肉朋友自然來。沉迷於聲色奢華的生活，沾染的只是一身臭銅穢氣，與清淨無塵大異其趣。有志修行的人，一舉一動要小心防護。而推究內在足以抗拒引誘的，就在「風骨」。

歐陽修有詩云：「古人相馬不相皮，瘦馬雖瘦骨法奇。」書畫有骨法用筆。行文更以風骨先於鋪辭。人，則以骨氣支撐於天地之間。也就是人當以卓絕的品格爲體幹，做人處事，要做到不屈不撓，遇挫折不喪氣，在逆境中依然能堅持原則，盡其在我。

人，德配天地，與天地並稱爲三才，較之其他動物，人有自覺反省的能力，因此稱爲萬物之靈。也以此自覺的德能，邁向成聖成賢的大道。詩人徐仲雅有詠物詩云：「葉似新蒲綠，身如亂錦纏，任君千度剝，意氣自冲天。」棕櫚樹鐵骨錚錚，雖經無情風霜的侵襲與歲月的磨礪，依然毫不畏縮地衝天直上。以此比喻有志之士，不畏坎坷，雖遭橫逆，還是不改它生命的本質。啊！讓我們抖掉世俗名利權位的腐見，學學棕櫚樹，給自己的生命注上一劑清流，長養一股「意氣冲天」的風骨吧！



叢林以無事為興盛

立下「百丈清規」的懷海禪師，他在「叢林要則」二十條裡，以「叢林以無事為興盛」作首條，那什麼是無事呢？無事不是沒有作為，更不是粉飾太平；無事是在六和敬（身和同住、口和無諍、意和同悅、戒和同修、見和同解、利和同均）的原則下，各盡其分，各安其所——它奠基於教化。

稱為修行道場的叢林，必是大眾集結的地方。大眾也者，個人都有個人的習性與宿世的業力，這些若是一起翻攪起來，那就大大的有事了。所以凡是道場，必由領眾的人來作教化。他自身淳朴的風範，像風一般不知不覺地吹拂著，又能用清淨的操守來節制大眾，使大眾油然而起道德之心，而禮義的諄諄教誨，令受教的人收攝視聽，不長邪知邪見，杜塞了邪僻，不敢妄動妄行，權勢的私欲冰消了，利養的心思斷絕了。日復一日，整個道場和和煦煦——倫常在那裡，就盡分到那裡；修行的要務在那裡，就自然趨向那裡，久而久之，上下相安，無為而無不為。

舉個例子說：宋朝曉舜和尚，天生簡約正直，並不精於籌謀算計、積聚生財的世故，可是他每日的功夫，都有一定的課計，點燈掃地等小事，也親自去做，直承百丈禪師「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」的精神，到老來也不願差遣左右人。他沒有大聲疾呼，也未必建赫赫之功，卻把個江左第一刹的雲居寺，領導得井井有條。

道場人多，必須靠教化來求同合一，鐘磬一鳴，心浮氣躁的平息了，喧嘩忙碌的安靜了，在「敦倫盡分，念佛求生」的雪公教化下，我們內心的煩惑障礙應該正在一寸一寸地崩解，當身口意取得一致的標準，當戒的無表色常在心頭，當儒佛的知見屹立不搖時，道場自然無事，道場不必香火鼎盛也是興盛啊！



道義無價

我們都知道，馬、牛、羊、雞、犬、豕，這些畜生都可就其大小、生長狀況在買賣場中有一個價碼。例如：賽馬有賽馬的價碼，種馬有種馬的價碼。而奇花異草，樹石盆栽，也在花市中，爭妍鬥豔，待價而沽。另外生活日用品等，也都是有價的商品。不知道您可曾自問過，自己值多少價碼嗎？

有人把一生吃、穿、用、受教育等花費，總算計在一起，估算出一個價碼。而古時小說、戲曲中，有頭插草標賣身的描述。例如：漢朝董永，自幼喪母，與父親相依為命，因為家道貧寒，父死不能安葬。於是，跑到數十外的於陵插草自賣，換錢財安葬父親。當時有位姓傅的富紳感念此事，送給董永銀兩，讓他回家葬父，且不要任何回報。但董永堅持在傅家做了三年的苦工，後來娶了一位勤勞善織的姑娘，生活非常幸福。董永的故事還被列入了《孝子傳》。孝子在頭上插草標賣身的價碼，十分低廉，只要能葬父，不論價錢。然而孝心，卻是無價的。

俗語說：「黃金有價，道義無價」。在這斤斤計較，處處金錢至上的功利社會，有幾人會在平日處事接物上，想到情誼道義呢？顧及了道義，勢必在現實的利益上，有所損失，道義與財利是相互抵觸的。社會新聞幾乎每天都有罔顧親情、友情或貪贓枉法的情事發生。可見要犧牲垂手可得的財利，實踐看不到的道義，誠非易事。

當然，世俗的價值觀，跟修道者的價值觀截然不同。祖師說：「世味淡，道味始甘。」遠離世間塵俗濁味，清芬雅正的道氣才會散發出來。勇於實踐道義的內驅力，是人類最璀璨的無價珍寶。這也就是插草賣身葬父的行誼，永遠感天動地，流傳久遠的原因。



五百元的測試

某師兄說：「我當年謀職時，經過面試後，公司送給每人一張可以到福利社消費的千元禮券。在公司福利社裡，每件商品都只有六、七百元左右。我選了一件六百元的商品。剩餘的差價，公司說，可以用現金找回。結帳時，原本應找回四百元，而櫃檯竟拿九百元找我。當下就多出了五百元，我趕快退回對方。但是對方無表情，讓我大惑不解。何以對方連謝一聲都沒有。」

原來這是謀職測試的一部分。凡是馬上退錢的人，或遲疑了一下才退錢的人，都獲得錄取，只是職等高低有別。而沒將錢退回的人，一律未獲錄用。某師兄說：「當年我被錄用了，而且還得到很好的職缺。」他說從此以後，凡事小心謹慎，時時都覺得有人在檢視你。凡是有失道德、良心的事情，絕對不敢輕舉妄為。

每個人從小讀書，就受相同的道德教育。長大成人後，在「取與之間」，表現則是千差萬別。口誦心惟的聖賢道理，最終都要落實在生活上。某師兄的真實故事，正是活生生的測試。「五百元」，測試你見財貪不貪？古人說：「舉頭三尺有神明」，「五百元」，測試你的神明靈不靈？拿在手上的錢財，可不等於是你的。不是你應得的錢財，你會如何處理？某師兄，退回了不應得的五百元，因之獲得了一分好工作。有人收下了五百元，卻失去了一分好工作。得與失，嘿！小小五百元，確是「天理昭彰」啊！

儒家說「臨財毋苟得」，佛家戒貪，談「不與取是偷盜」，現在人動不動出「誠信」，道理解何嘗不清楚？怎奈「說時似悟，對境還迷」，思惑就在六塵境現前時悄然而起，迷得我們團團轉。當下能明辨、能決斷、還了那五百元，豈不是現前一念的覺心嗎？你說它是「智慧」也可以，你說它是「人品」也可以，你說它是「工夫」也可以。



生命的盡頭

曾經探望過很多生病的蓮友，他們被病苦折磨得體力精力耗損殆盡。正當那時，大多真誠地發願說：「我如果病好了，要終生奉獻佛教。」語云：「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。」但可惜的是，病體康復的蓮友卻很有限。縱使能出院，也都體衰力微，真能奉獻身心二力的，可是少之又少啊！

病榻前的願力，混合著淚水與無奈。病友嚮往著身心康健，精進修行，布施行善的日子。回觀走在佛道上的你我，康健的身軀，是病友夢寐以求的。而向道的願力，則強弱有別。他既懇切又強大，我呢？卻悠悠忽忽，可有可無。唉！人真是脆弱的動物啊！難道，非要走到生命的盡頭，才能覺悟，才能發願嗎？

是啊！病友在生命的盡頭，百感交集「如果能重來，我一定要……」

試想，若當下就是自己生命的盡頭，那麼你我要如何莊嚴有限的命光呢？在短暫的時間裡，且問：「往生資糧備妥了嗎？」「世間的俗緣了斷了嗎？」

印祖說：「古人云：『死生亦大矣，可不悲哉！』竊謂徒悲究有何益？須知生死，大事也。信願念佛，大法也。既知死之可悲，當於未死之前，修此大法。則死不但無可悲，且大可幸也。何以故？以淨業成熟，仗佛慈力。直下往生西方極樂世界。超凡入聖，了生脫死。」

死有何可悲？可悲的，是信願未堅，淨業半生不熟。加上病苦纏身，而對死亡的到來，百般貪戀，不能放下，既不放下，報盡命終，當隨業力六道渺渺受報去也。

所以，印祖要我們趁康健時，「以念南無阿彌陀佛，為終日常修無間之功課。以如來萬德洪名，薰自己之業識心。久之久之，自可心與佛合，心與道合矣！」心既與佛合，與道合，那怕已走到了生命的盡頭，也能滿其所願，提供最殊勝的奉獻與莊嚴！



熟 成

曾看過一篇文章，內容說，作者有一次到鄉下遊玩，途經一片柚樹林，柚樹上結滿了柚子，或高或低，看來已近成熟，十分誘人。作者順手摘了一顆，青澀的外皮，碩大的形體，把玩一會後，乾脆一刀剖開，剖開後十分驚訝：「怎會是這樣呢？」柚子中心的果肉，直徑只有一吋左右，其餘都還是厚厚的果皮。這麼大的柚子，離「成熟」，還遠得很呢！

每年秋初，到野外看到柚樹上的柚子時，「成熟否？」的震撼，就會掠過心頭。並反觀自己：「外型，年紀，已漸漸老去，心智是否尚未成熟？」現今有很多的孩子，身形長得人高馬大，行為卻幼稚無知。也有很多成年人，雖已老大小，心智卻依然停在懵懂階段。

一個人是否成熟？不能以年齡來劃分。只有在遭逢人生挫折時，通過你如何面對？如何處理？才能看出成熟的程度。雪公曾說過：「人一直處在順境中，不會進步。遇到逆境，正是考驗你面對困難的能耐。」又說：「說話碰壁，遭遇拂逆，心不煩惱，行不退轉。凡作好事，必遭魔障，既發大願，不怕困難，困難愈多，功德愈大。歡迎困難！歡迎困難！」溫室中的花朵，一旦離開溫室，很快就會枯萎凋零。唯有風雪中的孤松，在惡劣環境中，才依然屹立長青。

余秋雨先生說：「成熟是一種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輝，一種圓潤而不膩耳的音響，一種不再需要對別人察顏觀色的從容，一種終於停止向周圍申訴求告的大氣，一種不理會哄鬧的微笑，一種洗刷了偏激的淡漠，一種無須聲張的厚實，一種並不陡峭的高度。」優美的文筆，耐人尋味的境界。希望你我的心智都能這般成熟！



野草啊

在住家的屋頂上，認養了一片草地。每天在屋頂上澆水拔草，澆水很容易，草則好似永遠拔不完。拔了東邊，西邊又冒出來。你越不理它，它就越囂張。它越高，還會開花結果，種子很快地落地竄生。結果你得花更多的時間與精力，鏟除野草。

看著漫地的野草，常有欲哭無淚的無奈。「何以在這場野草大戰中，我一直是輸家呢？」野草的生命力比植生的草皮還要強，而且是種類繁多，不斷地在發冒滋長。也曾心想乾脆放把火，燒了比較快，然而如果不小心將大樓燒起來，那禍可闖大了。更何況：「野火燒不盡，春風吹又生」啊！

感慨中，忽然聯想到，它好比我們心中的妄念一般。「妄念」，隨時隨刻，無不在心中橫生枝節。你不去照了它，導正它，它就轉動紛飛，蓬亂雜生。〈大學〉八目中，格物、致知、誠意、正心，都是在心念上作功夫。古人在小小的一念之微上，動靜存察它，在念之初生，情之未起時，觀照它，防範它。作如此克念的功夫，那就是邁向聖賢的境地。

就處理野草的經驗說：「野草在冒芽時，處理掉最輕鬆。」因為細嫩好拔，根紮得不深好拔。古人也說：「教子嬰孩，教婦初來。」嬰孩的心思，純真無邪，就似染布一般，染紅染綠，全憑大人揮灑。而新嫁娘才到婆家，一切戰戰兢兢，導以家規，爾後便不至於懶散邈邈。印祖更說：「人皆可以為堯舜，人皆可以作佛。唯聖罔念作狂，唯狂克念作聖。迷則佛即眾生，悟則眾生即佛。循是以求，其機在我。」野草啊！我就努力拔吧！



飲不多水

《百喻經》有這麼一則故事：

說有一位外出的旅人，在炎熱的夏季，經長途跋涉，口渴不已。然而，所到之處，就是找不到水喝。經過多日的苦撐，當他翻過了一個山頭時，忽然發現一條清澄澄的河流，就展現在他眼前。照理說，他應該趕緊跑去喝個痛快才是，但是，他卻號啕大哭起來，哭什麼呢？他哭道：「這麼多的水，我怎麼喝得完啊？」

我們今生有幸，得聞出離六道、了生脫死的妙法。就像口渴了，面對清澈的河水，理應趕快前去飲用才是。千萬不能遲疑道：「那麼多的善法，叫我怎麼做得了啊！」喝了水，馬上可以保命解渴。能夠依法修行，心地自然透出光明。再說，讀書修行，須是按部就班，腳踏實地，我們用功一分，就有一分的實益。「沒有天生的聖賢，也沒有自然的彌陀」。聖賢與彌陀，也是因地起修。就如萬仞高牆，無不起於平地。所以，水，一口口地慢慢喝，它可以滋補全身的器官，免於衰竭。而修一切善，斷一切惡，點滴累積，自可轉凡成聖，淨化昇華「性靈」。

水溝清乾淨了，就不會阻塞生養蚊蟲。性靈淨化了，舉手投足，優雅莊嚴，自有一番氣象。實在不用害怕，善法那麼多，我怎麼做得到？《楞嚴經》上說：「一世界內，所有眾生，如一器中貯百蚊蚋，啾啾亂鳴，於分寸中鼓發狂鬧。」要知三界岸高，苦海淵深，今既有倚仗超脫的密法，還要在生滅世界中，啾啾亂鳴，生生死死到何時？善法那麼多，怎麼辦？做得到的，趕緊身體力行，付諸實踐。做不到的，心中隨喜，口中讚嘆，也可以獲廣大功德。讓身、口、意都融入佛法的清涼海中，再不用怕水多飲不了。



吃 飯 當 「 佛 憶 」 著 拿

雪公說：「佛法八萬四千個法門，那個都是方便，沒有一個真實。而淨土宗講『不假方便，自得心開。』說到『方便』，打個比方：我們都離不開吃飯，不吃就餓死。大家在外應酬、教書、工作都為吃飯。出家人也為吃飯，沒人忘了吃飯，不餓也忘不了。因此不問幹什麼？拿著『憶佛』當飯吃。那就是「法食」。一切吃、喝、拉、撒、睡都為法食。人罵，我忍。我為吃飯——我為法食。你們吃世間飯，我拿六字洪名也當飯吃。」

的確，誰也忘不了吃飯，在世間「沒吃飯」就無法延續生命。人在飢餓狀態下，生命的極限最多七天。三天不進食或者七天不喝水，就會面臨死亡的威脅。平常人體的生理時鐘，每天也會自然地發出「該進食了！」「肚子好餓！」的提醒。再看看動物界，幾乎每一種動物，都是為「吃」而活。馬戲團或水族館的馴獸師，他們活靈活現地引導動物，做出高難度的動作。細瞧指揮棒後，都藏有誘餌，完成一個動作，就有東西吃。因此「人為財死，鳥為食亡」的事例，俯拾皆是。

吃飯這麼重要，雪公教我們要將它跟修行結合在一起。《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》：「憶佛念佛，現前、當來必定見佛。」雪公說：「念佛是念茲在茲，發之於心，出之於口，入之於耳，心發、心收，都在心上。不能離開。」「憶佛是明記不忘。嘴裡不說，就是忘不了。」所以雪公指示用功的方便：「平素要以『憶佛』淨念相繼，來接續二六時中，念佛的定功。大家沒一個人，忘了『吃』相繼。不論當何行業，就為了吃。到了開飯時間，誰也忘不了這事。大家練習拿著『憶佛』當飯吃。憶佛，例如，我喝茶，是為你們講課，是為佛。做什麼也為佛。明記不忘，心裡總是有佛這回事。」這樣的用功法，說方便，也是直捷而真實，意地裡全片是佛啊！

人在世間吃飯是為延續生命，憶佛念佛是為長養慧命。如果慧命不增長，生命保養得再好，也是臭皮囊一個，終究脫離不了生死輪迴。雪公教我們以吃飯的宿習，來練習增強慧命的活力。拿著「憶佛」當飯吃，聽來很平常的一句話，確是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秘笈。



喚召

有一種召喚，或許是累世宿生就熟悉的聲音，您一聽到，就覺得溫馨又感人。古今中外有很多人，因為在心靈上受到「召喚」的震撼，因而改變人生的走向。我們修行人，就是受到佛陀的召喚，而願意尋著佛陀的腳步，走上佛道。

透過聖哲的言教與身教，讓人體會到生命的意義與深度，這體會就是佛家的覺悟，覺悟後，進而要修證。雪公說：「佛經上有說，初發心菩薩即同等正覺，可惜數年後就退轉，所以發心修者多，成就者少。這不是佛法不靈，乃是大家不信，不能堅持到底。只要堅持去做，任何一句佛法，皆能成功，無須三藏。所以萬人修行九千九退轉，咱們不成功，就在無恆上。」

僅僅受到「召喚」的感動，是不夠的。還要持之以恆地付諸實踐。是啊！修行不是像被電影或小說中的情節，感動得痛哭流涕，之後，隨著電影的結束與合上小說，就沒事了。很多感情豐富的年輕人，初聞佛法，感動萬分，拿起香，便跪在佛前發願或懺悔。其心其情，可圈可點，都十分真誠。可是走出了佛堂，隨著塵緣與時間，當年的發願或懺悔，早就化作雲煙。雪公說：「你們將佛菩薩當成什麼？今天高興就拿兩串香蕉，來佛前發願。過後，自己也不記得發了什麼願？你們將佛菩薩誑來誑去，這還學什麼佛啊！要知道，雖是在泥塑木雕的佛像前，都要當作在真佛前一樣，說過的話，要不二語啊！」二語指兩種意思矛盾的話。沒依著原本的願力走，就是欺騙了佛菩薩。

想想我們一路走來，發了多少欺騙了佛菩薩的願。當「初發心」時的法喜轉為塵網中的煩惱時，就徘徊在退轉的門口，接著邁入了二語的死胡同。所以不能堅持到底、有恆心地信受奉行，受再多的召喚，修行也無法有所成就。



鳥子君

雁，自古就為詩人墨客所謳歌，因為牠是非常有品的飛禽。人們看到雁的種種行為，無不深受感動。在中國，寒冷時，牠們由北向南，飛至衡陽而止。酷暑時，則自南向北飛，歸棲在雁門關這地方。年年如此，有守信不失約的美德。還有牠們在天上飛行的雁陣，排列得非常整齊，形成人或一字型隊伍，前鳴後和，有禮的特質。再者，凡有失偶的雁鳥，不論公母，終身都不再與他雁配對，從一而終的美行，被稱為節雁。另外，在夜晚時，群宿在水澤邊，留一失偶的雁奴看守，以防人類及其他動物的攻擊，白天則銜著蘆草，在天上飛行，以備疲勞時，可以讓蘆葦浮在水面上，暫時藉以休息，是很機智聰明的鳥類。明朝，李時珍曾寫道：「如此信、禮、節、智者，不愧君子。」

再說，當有雁隻生病或受傷時，其它兩隻就會由隊伍中飛離，來協助及保護牠，這兩隻雁會一直守候在病雁左右，直到牠康復或死亡為止。然後牠們才自己組成隊伍再開始飛行，或者去趕上原來的雁群。啊！真是既聰明又慈悲的君子鳥，令人欽佩又慚愧！

我們在佛前皈依受戒，就要「信」守與佛的誓約；走在修學的路上，不躐等，循序漸進，就有「禮」的規範；再者，擇定法門，一門深入，不換題目，這也是對修法的堅貞「節」行；既然志求西方，當然要有「智」慧地早備資糧；而「慈悲濟物」更是修行人常存心頭的行止。印祖言：「無論在家出家，必須上敬下和，忍人所不能忍，行人所不能行，代人之勞，成人之美。靜坐常思己過，閑談不論人非。」相較於雁的信、禮、節、智以及慈悲，我，難道可以「人而不如鳥」乎？



道當字偽

在去年年底的新聞中，看到日本漢字能力鑒定協會，每年都在年終歲尾之際，向日本全國徵集反映當年社會世態的「年度漢字」，在二零零七年的漢字徵集中代表虛假和欺騙的「偽」字居然遙居榜首。

不知你看了這條負面新聞，心中作何感想？京都名剎清水寺，森清范住持神情凝重，來到鋪好的特大宣紙前面，揮毫寫下一米見方的漢字草書「偽」字。看著這象徵著零七年日本世態的巨大「偽」字，森清范說：「我為這個字被選中而感到非常的羞恥和無比氣憤。為了個人利益而欺騙他人，真正是可悲社會。」

雖然是日本的社會新聞，相較於我們的社會，差異又有多少呢？在浩瀚的宇宙中，有著上萬億顆的星球，就目前科學所知，適合人類生存的天體只有一顆。這就是，我們賴以生存的美麗家園——地球，它是宇宙中最美麗的一顆星球。今天住著一群高智慧的人類，他們享有前所未有的生活上的便捷。然而世態確是「偽字當道」，真是莫大的諷刺啊！貪婪的人心，不知節制而無饜足的需求，在破壞著世間的和諧。

「偽」者，詐也；人為也。尤其為了個人的私利，刻意地欺騙他人。在商品上、政治上、感情上，凡沾上偽字，便令人有被欺騙與背叛的感覺。眾多的虛假，形成了一股風氣，這裡被騙了，怎麼那裡也被騙了，處處都是爾虞我詐。這樣的世態，是病態的，不能長久的，而且會混淆誤導下一代。

在佛家《百法明門論》中把「貪」列為六個根本煩惱之首。因自惱惱他，自性垢穢，是為惡法。虛偽因貪而產生，我們要大聲急呼，並譴責被「偽」字腐蝕的人心。在新的年度裡，我們拒絕困坐「偽城」。佛家的精神是追求真實的，是慈悲的，「偽」反真道，「偽」陷人於痛苦。雪公在「四為三不」說：「不以佛法受人利用，不藉佛法貪名圖利，不昧佛法同流合污。」願以之共勉。



天地的傷口

二零零八年初在臺灣，是個酷寒的冬天。一波波的寒流，帶來陰霾與苦雨。人人縮頸抱胸，不敢出門。海中的魚，凍死無數，菜農的菜園，更是傷殘累累，心血付諸流水。在中國大陸，則造成諸多省分，五十年來最大的雪災。春節返鄉人潮，塞爆了車站、機場等地。因之傷亡人數，及經濟損失，難以估計。在去年世界氣象組織的科學家，便曾預測「二零零七年開始，極端氣候事件將十分活躍。」極端氣候，包括異常的洪水、熱浪、風暴與冷鋒。

千百年來，我們都認為大地春、夏、秋、冬的運轉，二十四節氣的更替，那麼地理所當然。《易經》上說：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。」天道的運行，四時的更替，萬物的生養變滅，有其恆常持久的道理與規律。周而復始，勁健周全，正要士君子取法這種自強不息的精神。而「風調雨順，國泰民安」更是很多人每天的祈求。

然而全球暖化的效應，風不調、雨不順的現象，正漫天蓋地來襲。冬季暴風雪，不只在亞洲，在美國中部各州，大雪加上冰風暴，惡劣的天候，造成居民生活大亂。去年從東南歐的熱浪、斯里蘭卡的土石流、蘇丹的洪水、澳洲森林大火到北冰洋與南極大陸的冰層溶解。全球各地，不斷地傳出災情。異常的氣候，是大地的反撲。

天地亂了脚步，是因為人們不斷地戕害自己所居住的環境。濫墾濫伐，就像給大地截肢，土石流是大地的鮮血，人類手握刀鋸，洋洋自稱「人定勝天」，沒想到，卻倒臥在大地的血泊中。這能怨天嗎？因果總是要酬償的。

要期待風調雨順，就要先修補天地的傷口。大地千萬年來的休養生息，就像先人累世的積蓄，我們豈能如敗家子一般，在一夕間揮霍一空？世界公議的「京都議定書」其中降低溫室氣體排放量的機制，我們不但要認識，而且要實踐！當貪婪的心止息下來，對天對地，不再需索無度時，天地自是一片和諧、平衡的生態，才是最清淨的國土。



道有持提

《禪林寶訓》上，有段萬菴和尚告訴弟子的話：

「太凡世人，朝餐膏粱美味，暮來便厭粗食，此常情也。汝等既然痛念生死，莫大之事，而來相求我，於此寂寞山水之間，則不可負汝之來意。宜當以法爲食，資汝慧命也。汝等亦當思念道業未辦，去聖時遙，努力真修，方是丈夫志節。豈可朝夕貪饕，希圖口腹爲事耶！」

這是一段老和尚給出家弟子們的提醒。回頭想想在家修行之人，每天無不面對著五欲六塵，除了膏粱美味外，還有名牌服飾，豪華居所，舒適房車，加上聲光美色。印祖也說：「人之常情，縱恣則易，攝束則難。」心一旦鬆懈了，就像脫韁縱奔的野馬，確實難以馴服。

世俗一般人，恆是如此。有誰願意受到攝束呢？總是拼命賺錢，盡情享受。修行之人，則不論出家、在家，都要提防陷入五欲六塵的泥淖中。要時時刻刻檢視自己心之所向，心脫離了佛的軌道，就要導正它。心被七情六欲迷住了，就要喚醒它。想想，早上吃了美食佳餚，晚上就嚥不下粗食淡飯，才幾個小時，因著對口味的貪求，整顆心就懸在上頭，起分別，作思量。單是小小口腹之欲，就被耍得團團轉，耍得心神不寧。至於其他眼、耳、鼻、身、意的欲求，那要如何算計啊！

身處世間的修行人，塵緣愈淡，道心就愈強。生死心越切，就越不會被世俗的價值觀所迷惑。在佈滿荊棘與險阻的世道上，祖師叮囑：「宜當以法爲食，資汝慧命。」修淨土之人，印祖也指點說：「念南無阿彌陀佛，爲終日常修無間之功課。以如來萬德洪名，薰自己之業識心。久之久之，自可心與佛合，心與道合矣。」明明白白一條路，轉生爲熟，努力真修，自然罪障霧消，性天開朗。解脫與否，就看信不信祖師們提持的話語了。



義和義 停爾鞭

又到了屬於紀念母親的月分。讚頌母德、懷念母親的音樂與歌聲，悠揚動人；贈送給母親的禮物，五花八門；母親節前後的餐廳，家家爆滿。無論海內外，爲人子者，大都儘量在此日，表白對母親的感念之情。而在古代呢？

明朝，方孝孺有首〈愛日堂〉的詩：

白日麗青天，朝出扶桑（日出處）暮虞淵（日沒處）；

堂上有親雪滿巔，坐看白日心茫然；

長繩不可繫，急景如流川；

義和義和停爾鞭，高堂一日如千年。

「義和義和停爾鞭」，「義和」是古代駕御太陽、掌管天地四時的神官。

義和神啊！義和神啊！請您停下鞭策太陽快走的鞭子吧！因爲我的雙親，度過一天，就好比度過千年一般，非常不容易啊！

是啊！凡是有年邁老人，或輾轉病榻的父母親，就可體會「高堂一日如千年」的心聲。人到了年邁體衰，元氣漸漸減損，身體做不了主，走路吃東西都得依賴別人。如果加上病苦的折磨，魂魄逐日被耗奪，當然，每過一天，爲人子的，都會祈求義和放鞭緩行。

在母親節的月分，母親在世的，可以在襟上配帶紅色康乃馨。母親不在的，則配帶白色康乃馨。滿街上，不是母在，便是母亡。而不管是在是亡，母愛猶如一首千古絕唱，千百年來一直被人們傳誦歌詠著。她代表著燃燒自己，犧牲奉獻，是世間最璀璨無私的德性光輝。也莫怪乎懷恩的人子，要高聲祈求「義和義和停爾鞭，高堂一日如千年」。